

占山为王到互联互通 大厂围墙怎么破

疯传多日的9月17日前互联网平台要解除屏蔽网址链接”一事有了官方口径。9月13日,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屏蔽网址链接是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问题之一,工信部会采取行政指导会等形式,要求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分步骤、分阶段解决问题。

自从App横空出世,互联网逐渐孤岛化,加之企业基于“流量=广告”、闭环优于开放的利益考量,用户、数据便被“绑”在大大小小的生态圈中,长此以往,中小企业在互联网行业的创新空间也势必将越来越小。如今,解除链接的屏蔽也成为打破平台围墙的关键一步。

分步骤、分阶段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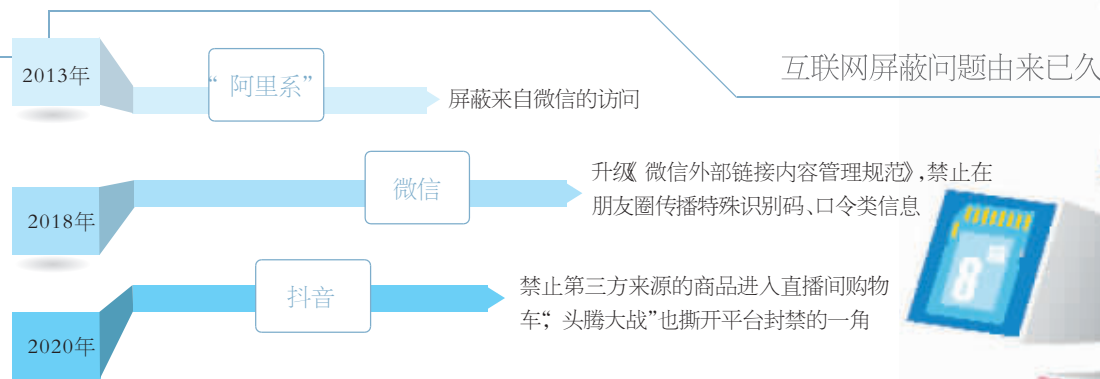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很快,总体态势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之,互联网安全是底线。”9月13日,在回答有关解除屏蔽网址链接问题时,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定下了基调。

赵志国也提到,能够保证合法的网址连接正常访问,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工信部将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网间互联问题,能够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并加强监督检查,对于整改不彻底的企业也将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推动形成互通开放、规范有序、保障安全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早在两天前就从某互联网平台企业处了解到,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于9月9日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会上,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9月17日前,各平台必须按合规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据了解,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华为、小米、陌陌、360、网易等企业参会。

当时,会议上提出了三点“合规标准”,包括即时通讯软件对于外部网址链接、展示和访问形式应保持一致;用户可以在应用内以页面的形式直接打开;不能要求用户手动复制链接后转至系统浏览器打开。

9月13日,腾讯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我们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



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抖音相关人士表示:“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事关用户权益、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字节跳动将认真落实工信部决策。我们呼吁所有互联网平台行动起来,不找借口,明确时间表,积极落实,给用户的安全、可靠、便利的网络空间,让用户真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便利。”

打破互联网生态封闭

从搜索引擎强化推荐自家产品和内容,到社交网站屏蔽站外链接。近年来,在流量和用户的竞争下,互联网巨头逐渐竖起围墙。看似巩固了城池,实际上,用户逐渐产生信息茧房,平台也远离了互联的本心和开拓的动力。

“互联网平台屏蔽链接,主要是想将流量私有化的同时保持独立性。巨头既不希望给对手引流,也不希望过度依赖对手流量,因此相互屏蔽。”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但在生态封闭下,互联网各方参与者都

会受到影响。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从电商角度举例来说,第一次PC时代的屏蔽链接主要出现在阿里和百度之间。“品牌商只能在阿里站内投广告,而不是投百度的广告。这让百度本身的电商业务没有数据参考,也导致商家本身获取流量的费用提高,只能在阿里自己的生态内获取。”

第二次的屏蔽链接则主要是在微信和淘宝之间。但这次腾讯推出了小程序模式,让更多的商家如美团、饿了么都能入驻经营,微信获得相应的费率。这种屏蔽链接对商家的影响是很小的,商家并没有增加新的获客成本,相当于微信给了商家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但问题在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了。”庄帅谈道。

“屏蔽网址链接的现象由来已久,发生这一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相关部门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等,另一点就是网络安全问题。从本质上讲,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对整个互联网创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打破数字鸿沟”,艾媒咨询CEO张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接的屏蔽也是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

近年来,反垄断、“二选一”等话题备受关注,而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同样受到广泛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已开始全面推进。平台作为数据安全和信息审核的重要责任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监管责任。

“在这个过程中,封闭生态本身给用户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性。诸如微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平台,用户使用微信,是更加看重微信封闭的社会关系。也由于微信的封闭性,营销号、诈骗号才没有在微信大量出现。”盘和林认为,当放开链接,最让人担忧的还是链接的安全性。

盘和林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开放生态和封闭生态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那就是开放生态存在外部输入风险,封闭生态内部相对单一,信息筛选和信息监管难度要小很多。因此在我看来,生态开放不能一蹴而就,应该让平台分步实施,在平台和平台之间打通分享之前,应建立必要的防火墙,或者至少应该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建立更多沟通机制,去处理平台链接分享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

张孝荣也称,解除第三方链接封禁,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折中的办法是平台设置白名单制度,符合要求的安全链接可以自行申请进入白名单,同时承担自我安全承诺,以减少网络诈骗现象的发生。

此外,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陈兵也提到了实现互联互通的难点:“现有的行为认定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已经难以有效回应平台经济运行的强技术性和高动态性特征;平台间互联互通的监管执法将进一步挑战现有监管体制、监管结构、监管技术;主导的平台立足于商业逻辑,构建和维护其生态系统是普遍做法,也是现有竞争格局和模式下的最优解,其封锁、屏蔽、不兼容等行为客观上阻碍了互联互通的实现,然而是否一律标定为不正当性,还需结合具体行为发生场景及现实效果予以整体分析。”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王晨婷

数据安全仍是关键

解除链接屏蔽或将是互联网平台再度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链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警惕莆田疫情的三个关键点

陶凤

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6天后,疫情又起。

3天,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6例,其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期间,莆田枫亭镇全镇提升为高风险地区。

同为德尔塔毒株引发的较大规模的本土疫情,莆田疫情本身仍有诸多不同寻常的点。

首先,舆论高度关注的零号病例,历经9次核酸检测阴性,入境38天后首次确诊。由于过往病例潜伏期较短,这也引发了超长潜伏期的猜测,以及是否有必要延长入境后的隔离时间的讨论。

其次,学校成为传播中心。阳性76例中,涉及十余名小学生,均来自同一所小学。由于未成年接种疫苗并不普遍,加上人员聚集,学校成为病毒极易传播的地方。

儿童与青少年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不仅在于自身,还在于其潜在的超长传播链。尤其是,关联病例引发的代际传播,这将大大影响整个社会防疫的成果。

意识到学生传播的危险性,莆田市教育局已发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下一步,校园防控如何升级,未成年疫苗接种工作有效推进,都成为莆田疫情留给全社会的考题。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工作组专家判断,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

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风险。

与此前几轮疫情曝出的问题相似,入境防控依然形势严峻。无论是南京机场,还是郑州医院,破防地点都与境外输入病例密切相关。而莆田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莆田的“朋友圈”更大也更复杂。

莆田是有名的侨乡,历来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地理位置优越,北连福建省会福州,南接省内经济发达的泉州,因为濒临台湾海峡,与新加坡有密切的往来。无论是正常的人境人员,还是非法入境人员,都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挑战。

由此可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依然不可小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境外输入的病毒大范围传播。由于工厂人员密集,鞋厂正是莆田疫情的另一个扩散中心。

扬州疫情仍在不远处。截至9月9日,扬州中风险地区清零。相比扬州有扬州大学医学院、苏北人民医院等三甲医院等提供专业支持,公众担心的焦点还在于莆田当地重症治疗、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反应能力能否跟得上。

双节将至。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预判,本轮疫情可能在国庆假期前得到控制,但莆田疫情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需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中加强警惕。堵住发现的漏洞,绸缪潜在的风险,才能避免出现下一个莆田。

熟蛋返生牵出非法组织 民政部曝光十大案例

又一批非法社会组织遭到取缔,其中就包括“熟鸡蛋返生”事件背后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在9月13日民政部公布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名单中,这家社会组织与“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上海老房子俱乐部”等十家非法社会组织赫然在列。近期我国对非法社会组织的监管打击力度在逐渐加大,专家提示,对于社会组织要小心甄别,提高警惕意识。

非法研究、收取会费遭取缔

在十大案例中,人们对“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并不陌生,今年4月引发热议的“熟鸡蛋返生”事件当事人就与这一社会组织密切相关。

4月26日,一篇名为《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的论文在网上引发关注,论文声称“运用超心理意识能量方法等”,可将熟鸡蛋变成生鸡蛋,最终孵化出小鸡。论文作者郭萍、印大民自称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成员,有较深的超心理学背景。

然而很快,今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就依法对“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及其分支机构予以取缔。经查:“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设立15个内设机构和“学术委员会”“青年科学家联盟”等38个分支机构,在全国各地举办论坛,开展“北相十五大领域首席科学家”等评选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与境外组织共同出版多份刊物,围绕反相对论等伪科学研究,发表违背科学常识的“研究成果”。2020年4月19日,该联谊会还曾批准制造永动机、宇宙飞碟、虫洞输送机、意念照相机、心灵感应机等设备。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武律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也包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社会组织。

在民政部公布的案例中,非法社会组织不仅未经登记,而且大多巧立名目收取会费、注册费,给一些人企业造成压力。

例如:“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通过参与主办“产业博览会”“产业大会”等活动,向部分参会人员颁发培训证书并收取费用;“全国职业院校融媒体联盟”2019年以来,先后在天津、内蒙古、山东等地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并收取会费;“上海老房子俱乐部”通过发展“会员”收取“会员费”和“注册费”,还组织“会员”参加讲课讲座等活动并收取费用;“大国徽商企业家联合会”诱导不明真相的企业负责人入会,并收取不同等级的“会费”,增加企业负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已全部被依法取缔。

监管趋严 防范意识需加强

目前,我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90万个,与此同时,非法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滋生。2018年,民政部依法处置了非法社会组织1.4万余个,今年以来,我国相关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更是开展了打击整治专项行动,1-8月,民政部已公布五批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名单、七批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高同武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根据我国《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与程序,必须掌握足够的线索和证据,然而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这些非法社会组织隐蔽性强,活动隐蔽,相当一部分没有固定场所,导致登记管理机关对各种非法社会组织掌握的情况不多、不深、不透,给民众辨别非法社会组织带来困难。

公众应如何辨别非法社会组织,保障自身权益?高同武表示,首先是广大公众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利益较大的事情要更加小心甄别,提高警惕意识;其次,合法正规的社会组织无论举办活动还是合作项目,都有规范的运作审批立项程序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机制和约束。因此,社会公众在参加以社会组织名义举办的活动之前,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或“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小程序查询是否属于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查询到,要多加小心,该组织肯定不是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发现此类组织开展活动的,民众可以积极向当地民政部门举报。只有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才能免于上当受骗。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